

# 唐方镇文职僚佐考（修订本）



[唐方镇文职僚佐考（修订本）\\_下载链接1](#)

著者:戴伟华 著

[唐方镇文职僚佐考（修订本）\\_下载链接1](#)

标签

评论

修订版很赞，物流快！

-----  
盛世经典胡多喝点患得患失说的很对

-----  
平淡是心灵的单纯与宁静。  
“我只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们，用平平常常的方法表现他们。这结果就是淡。” 这种淡，就是真，这种淡，也很浓。

-----  
摆在书架上，还没看完，得慢慢看

-----  
要爬梳很多资料，不容易呀

-----  
作者钩沉史志、文献，详细考订了唐代方镇的文职僚佐，正如傅璇琮所言，丰富了我们  
对唐代节镇幕府与文学关系的认识，值得对此有兴趣的同学一读。

-----  
内容上有所欠缺，还是值得一读的

-----  
不是指书的纸张,而是指内容,不够丰富

-----  
还没有读，不足为评！

-----  
很好

-----  
好

[illegible]

《唐方镇文职僚佐考(修订本)》考证了唐代方镇文职僚佐。方镇文职僚佐指节度使、观察使、经略使等使府文职僚佐，文职僚佐范围，参照《两唐书》和严耕望《唐代方镇使府僚佐考》，其文职僚佐有副使、行军司马、判官、掌书记、支使、推官、巡官、衙推、参谋、孔目官、要籍等，其中行军司马副使等职，边地或战时多武人充职。就伟华同志所指出的，如天平军崔成相，《隋唐五代墓志；12编》洛阳卷第十四册有《崔君夫人李氏墓志》，《汇编》编者谓此志为崔德裕作。按此文署“堂弟特进行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卫公德裕撰”。墓主为李氏，则其堂弟当然也姓李，怎么可能姓崔呢？所署官职勋阶也正与李德裕相合，且此志中明明记有“夫人赵郡赞皇人……祖赠太师赞皇文献公讳栖筠”，也可与两《唐书》之李栖筠、李德裕传对看。书中考崔成相事，同时也纠正《汇编》著录之误。类是者又如凤翔孙纾，《12编》洛阳卷第十五册《孙君妻李氏墓志》，有云“再从侄孙前凤翔节度掌书记试秘书省校书郎纾撰”。此处并可参《汇编》第十三册之《孙简墓志》，称“第五男前京兆府渭南尉集贤校理纾书”，可见《李氏墓志》撰者为孙纾。而《汇编》编者却误作李纾，另于《孙简墓志》处之孙纾，又将其姓名写作

“历史”之外的记忆

十年之前，我从兰州前往黄河上游的炳灵寺石窟，沿着盘山路，自行车骑到永靖县的刘家峡码头。在这里，我要搭乘快艇横渡著名的刘家峡水库，才能溯黄河而上，来到炳灵寺石窟。第一次见到刘家峡水库的我，被这万顷碧波感动，盛夏时节，身在西北高原，却有环湖碧绿满山。快艇激起的水花，带来沁心凉意，催走了适才傲人的暑气。在这湖地洞天中破浪二十多分钟，尚未涤尽千尺湖水，亲水岸边的炳灵寺码头已在眼前，码头背后就是石窟庄严。

后来者看到的只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奇迹，而一切过往，以及万顷碧波之下的记忆，或许只有黄河岸边伫立了15个世纪多的大佛才一一记得。20年前，人类学家景军来到了刘家峡下游不远盐锅峡的大川村，从村里定居的孔家人那里，他发现了已在水面之下曾经的大川村，以及宽阔、舒缓河面边缘一片废墟中的孔庙。通过孔家人对1960年代以来各种往事的回忆，重建了水下村落与重建大川之间的脉络，一座消失的孔庙渐渐从水边慢慢浮现。在英文版、网络流传中译版相继流行十多年后，这段往事终于以中文版——《神堂记忆：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、权力与道德》呈现在我们面前了。

虽然姗姗来迟，但景军在书中，批判性采用的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·涂尔干弟子兼同事莫里斯·哈布瓦赫提出的“集体记忆”概念还是会给初读者留下深刻印象——“研究在家庭、宗教群体和社会阶级的环境中，过去是如何被记住的……所有对个人回忆的讨论必须考虑到亲属、社区、宗教、政治组织、社会阶级和民族等社会制度的影响”。作为涂尔干的学术继承人之一，哈布瓦赫承认“集体记忆”作为一种社会整合力量的同时，指出“个体记忆”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属性，正是这种多元叙事的存在，赋予了个体具体的行为实践。因此，在此项研究中，景军借助大川村民口耳相传的口述历史，重建了与主流“历史”不尽相同的“社会记忆”。

-----  
[唐方镇文职僚佐考（修订本）\\_下载链接1](#)

书评

[唐方镇文职僚佐考（修订本）\\_下载链接1](#)